



坚守

王跃斌 / 著

誓死坚守 永不放弃

全景式实录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

剖面式再现民族英雄们的悲欢沉浮

一部献给民族与历史的壮丽悲歌

一脉留给后人和明天的宝贵精神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坚守

王跃斌
——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坚守 / 王跃斌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16.8

ISBN 978-7-5317-3487-1

I. ①坚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东北抗日联军-史料

IV. ①K264.3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2885 号

坚 守

Jianshou

作 者 / 王跃斌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 爽

封面设计 / 锦色书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哈尔滨超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364 千

印 张 / 17

版 次 /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487-1

定 价 / 58.00 元

目 录



楔 子 / 001

第一章

汪雅臣结义杀寇 / 003

第二章

赵尚志威震哈东 / 025

第三章

正与邪兵外交锋 / 057

第四章

土龙山农民暴动 / 073

第五章

罗勒密四方联手 / 093

第六章

赵尚志扶持“双龙” / 103

第七章

女英雄视死如归 / 113

第八章

李延禄挥兵东征 / 133

第九章

镜泊湖连环奏捷 / 145

第十章

夏云杰汤原用兵 / 167

第十一章

张寿箴雪夜奇袭 / 185

第十二章

陈翰章大义秉正 / 209

第十三章

许亨植纵横千里 / 229

第十四章

大地主“牵驴”建功 / 243

第十五章

周保中独身劝将 / 261

第十六章

赵尚志智取顽凶 / 279

第十七章

阻强敌“八女投江” / 299

第十八章

反掠夺“赶羊”护松 / 329

第十九章

小马倌解救少女 / 347

第二十章

老金沟良缘天成 / 361

第二十一章

辨真假扑朔迷离 / 375

第二十二章

抗日寇东挡西征 / 389

第二十三章

杨靖宇血染白雪 / 403

第二十四章

农家妇舍亲救婴 / 429

第二十五章

大英雄忍辱负重 / 449

第二十六章

燕窝山金策践行 / 459

第二十七章

赵尚志死不瞑目 / 467

第二十八章

于天放逃脱牢笼 / 481

尾 声 / 505

附录 东北抗日及抗日联军大事年表

楔子

抗联部队西征图（画）



1944年12月19日，中共北满省委特派员于天放被捕。这让伪满洲国的日伪统治者欣喜若狂。他们不惜开动全部宣传机器，铺天盖地地宣传“剿匪”战绩，说是在满洲国的土地上，从此再没有匪乱，河清海晏，并“全国”放假三天，以贺天下太平。可就在他们的作战地图上，当时还鲜明戳着一个黑圈，像眼罩似的贴在那里。眼罩边上印着的日文是“双龙残匪”。这说明日本直到战败投降，都知道“双龙残匪”的存在，他们并没有让抗日武装放弃抵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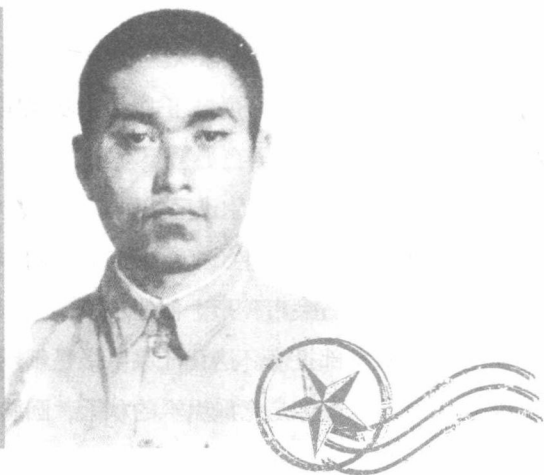
但他们不想说。

这个黑圈标志的位置是黑龙江省五常县的拉林河。这支队伍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的余部。他们的军长汪雅臣牺牲了，他们却不肯投降，也不肯解散，宁可饿死冻死，也要坚守汪雅臣战死前的命令。1941年，汪雅臣曾向这些部下说，不管我活着还是死亡，你们什么都可以干，就是不能向日本人投降。

第一章

▶ 汪雅臣结义杀寇

汪雅臣（画像）



五常那地界多山，山又多聚集在南部地区，当地人称为南山里。南山里的山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，有的无名，有的有名，最有名的是九十五顶子。九十五顶子山是南山里的最高峰，山高林密，远离城市，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的渊藪。众多土匪以此为老巢，打家劫舍，杀富济贫，砸窑绑票，无所不为。正应了中华民国一句俗话：“关东山，一大怪，山山都有响马在。”

不过，汪雅臣带着几个人跑进南山里，可不是为了当胡子。

那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汪雅臣正在旧东北军当兵吃粮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吉林省省会吉林市。他的长官，第二十六旅二十四团团团长一枪没放，就率部投降。这让汪雅臣很是郁闷，也很无奈。那些天，他的心情萧瑟，像是寒风飒飒的秋天，圆脸终日阴沉，乌云密布，仿佛抹一把，都会落下倾盆大雨；电闪雷鸣，碰一下都会焦头烂额。汪雅臣不是那种喜怒皆形于色的人。他遇事喜欢思考，好动脑筋，有时还会玩躲猫猫。但在那些个屈辱的日子里，他的眼睛里总是鲜明地流露出愤怒、抑郁、忧心忡忡。

汪雅臣这些情绪上的变化，瞒不过几个弟兄的眼睛。他们就想着法子逗他开心，找他玩牌，找他喝酒，找他逛街，结果还是无济

于事。牛犊子叫街，这可让他们蒙了门。他们看再已找不出别的方法排解汪雅臣胸中的郁结，便共同商议，委托张忠喜找他郑重其事地谈谈，薅出他胸中郁结的根子。张忠喜是汪雅臣的好朋友，同他一个连队，年纪比他长两岁，人比他也沉稳一些。平常时节，张忠喜都是听汪雅臣的；特殊时候，他说话，汪雅臣也能听得进去。

傍晚时分，张忠喜将汪雅臣拉进一片小树林。他知道汪雅臣喜欢直来直去，便也开门见山问汪雅臣，你这些天是咋的了，整天拉拉个脸子，像是谁欠你八万丈似的。汪雅臣歪着脑袋，瞥张忠喜一眼，反问他，我的心事，别人猜不透，你还猜不出来吗？张忠喜眉头立即聚拢起来，像用墨汁抹出的一字。他早已怀疑汪雅臣是想拉人起事，又把握不准。现在听汪雅臣如此说，他就知道自己没有猜错。如此，他心里便有些发毛，乱糟糟的，像是扯乱的渔线。张忠喜不像汪雅臣那样，胸怀大志，热血满腔，总想干一番大事业。他是个稍得即安的人，觉得当兵吃粮也不错，但凡有一口饭吃，就不肯轻易砸碎这个饭碗。但他又是个重义气、讲信用的人，只要汪雅臣说句话，他情愿跟着汪雅臣铤而走险，就像一句老话里说的，两肋插刀都不嫌疼。他思忖片刻，抬眼朝树林外窥窥，说，你肚子里爬几根蛔虫，我当然数得过来，但我不能说。

汪雅臣顿时睁大眼睛，目光像两个石头蛋子，吭吭砸到张忠喜脸上，说，咱们不是亲哥们，胜似亲哥们，也就是多个脑袋差个姓，你跟我说话，别这样吭哧瘪肚的，赶不上个好老娘们。张忠喜听汪雅臣如此说，立时垂下了脑袋。他两脚蹭得草皮沙沙响，一时心慌意乱。汪雅臣看张忠喜还是吞吞吐吐，嘿嘿一笑，索性直接摊牌，说，我想拉几个哥们打小日本，你敢不敢？张忠喜尴尬一笑，再抬起头来说，你敢我就敢，这没说的。可我想这事不是小事，闹不好

还没等我们起事就掉了脑袋。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能走漏了风声。汪雅臣立时满脸花开。他两手抓过张忠喜的肩膀，目光烁烁地说，我就知道你是条汉子。可夜长梦多，我觉得这事宜早不宜迟。要不，咱俩分头串联，今儿黑上，就拉上几个弟兄挠岗吧。张忠喜瞥汪雅臣一眼，说，找人，好找；走人，也好走。可你想没想过，我们走了以后，又能到什么地界去呢？汪雅臣说，先走再说，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。张忠喜摇摇头说，那不行吧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们既然想起绺子，就要先想好后路。汪雅臣皱起了眉头，问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张忠喜抬起右脚，再狠狠地朝下一跺，同时也跺出一句话，说，你前些年拉过杆子，曾在五常南山那地界活动过，熟悉那地界的情况。我看咱们不妨就卷土重来，再上南山。汪雅臣猛的一拳，打在一棵老枫树上，说，那好，就这么着。兵贵神速。我们现在就分头码人，天亮前就直奔南山。

如此，汪雅臣带领七个弟兄，连夜逃出营房，一路昼行夜伏，逃到了五常县的小牯牛河。小牯牛河那里山高林密，沟壑纵横，路险人稀，自古就是啸聚山林的好地方。

这是 1932 年 5 月的事儿。

时值初春，小牯牛河木欣欣以向荣，水涓涓而始流。河两岸的柳树，在经过漫长的冬眠后，次第睁开了睡眼，一点点，一串串，惊喜出一派明媚，像一只只破壳而出的鸡雏，叽叽喳喳叫着，笨笨磕磕地朝远方奔去。远方山峦起伏，近处耸绿，远处贴蓝，层层叠叠，像是一道道展开的屏风，遮掩着几个远道而来的逃跑者。

清晨，汪雅臣从梦中醒来。他用两只胳膊支撑着草皮，抬起上身侧看其他弟兄，禁不住哑然失笑。他身左身右的几个弟兄还在睡觉，有的两手抱胸，有的缩头团腿，有的四仰八叉，个个脸上都疲

惫不堪，散爬着慵懒的阳光，像一个个小甲虫，亮亮晶晶。

没睡的只有张忠喜。他正呆呆地看着汪雅臣，睡眼惺忪，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。汪雅臣斜过目光，诧异地问，你那么看我干啥？张忠喜说，我在想咱们今后的去向。他的声音像没有睡醒，懒洋洋的。汪雅臣挑起眉毛问，那你是咋想的？张忠喜从草地上薅起一根枯草，嗤的一声又在手中折断，说，我是怎么想的？我想来想去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一条路了。汪雅臣朝张忠喜那边挪挪屁股，问，你说是什么路？张忠喜说，这，你心里有数。汪雅臣就笑出一脸阳光，说，对头。我这一道就琢磨着，拉杆子，打他小日本个狗日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汪雅臣兴奋地一拍手掌，哈哈大笑。汪雅臣的笑声惊醒了几个弟兄。他们有的坐起身体，有的仍然躺在草上，都看着汪雅臣，神情懵懂，不知汪雅臣笑从何来。

汪雅臣见几位弟兄都醒了，索性竹筒倒豆子，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打算。他原以为这会遭到三两个人的反对，结果却是异口同声，几位弟兄都说这是一条宽路。张忠喜兴致勃勃，他说，既然咱们志同道合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就干脆磕头拜把子吧。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月死。张忠喜说完，又朝左右看看，声音惋惜地说，只可惜，这深山老林里，没处买香烛。汪雅臣则摇摇头，说，这事好办，咱们可以折几根蒿杆代替香烛。他说过这话，就站起身形，欵欵欵欵，几步走到河边，去折蒿杆儿。河边的柳条通下，生长着密密麻麻的野蒿，尽管经过一个冬天，它们有的仍然挺直着腰板，享受着最后的阳光。

汪雅臣再从河边回来时，手里拿着十九根秋蒿杆。他眯起眼睛，前后左右审视一遍，最后，还是选中了昨夜打小宿的地界。他弓下腰去，先在前方插好三根蒿杆，再朝后退两步，又在后方插好四根

蒿杆。插好前后蒿杆，他直起腰，用目光掂量掂量前后两行蒿杆的距离，接着在左边插好了五根蒿杆，又在右边插好了六根蒿杆。最后，他将手中的蒿杆插在了正中央。

张忠喜人等见汪雅臣已插好“香烛”，便跪成一行，齐声让汪雅臣跪在前边。汪雅臣也不谦让，他两手撑地，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，一脸肃穆，抑扬顿挫地念起了誓词：

十八罗汉在四方，
大掌柜的在中央。
我们兄弟起络子，
不怕蹈火和赴汤。
福同享，难同当，
不所刀子不怕枪。
谁要中途变了心，
五雷轰顶死爹娘……

誓词发过，几个人再站起身来时，个个表情凝重，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。张忠喜扑打扑打手，说，按起络子规矩，我们还得报个号才好。还没等汪雅臣回话，其他几个人就纷纷应和，有的说叫“常胜”，有的说叫“义勇”，有的说叫“老秋风”，有的说叫“东来好”，七嘴八舌，各说各的道理，一时吵得热热烈烈，面红耳赤。骤然间，像水闸下落，截住了水渠里奔腾的流水，他们像是听到命令，同时齐崭崭地收住了话头，将目光投落在汪雅臣脸上。原来，在他们争来吵去时，只有汪雅臣没有开口。

那时，汪雅臣手里揉着一棵大叶樟，眼睛瞄着远方，一脸山重

水复。张忠喜有些惊诧，便问，你在想啥呢，大当家的？汪雅臣回过头，低沉着声音说，出头的椽子先烂。我们现在只有八个弟兄，八条枪，单独报号挑帘子，怕是站不住脚。张忠喜禁不住啧啧两声，说，这倒在理……可我们不起绰名，今后咋在绿林里闯荡呢？汪雅臣折断手中的大叶樟，一字一板地说，我看，咱们不如选个大绺子，先安下身来，以后瞅准机会，再重打鼓，另开张。张忠喜说，大掌柜的说的是“靠窑”（土匪黑话，意即投靠），可山里的绺子多如牛毛，我们靠谁能靠得住啊？汪雅臣甩掉手中那根大叶樟残梗，痛快淋漓地说，我听说南山的“东双胜”打小日本，我们就去靠他。

汪雅臣一行走到南山脚下时，天光已然大亮。山林间游走着霏霏的雾气，散发着缕缕清淡的草香。草气深处，有只大腊子鸟在叫着，一声声像是啼血，啼得山林越发寂静空阔。汪雅臣眼睛瞄着一条茅道，回头对几个弟兄说，我们先歇口气，再沿这条小道上山。他的话音刚落，耳边就响起了哗啦哗啦的枪栓声。他们扭头就看到旱柳子丛中站起四个人来。这四个人手中都端着枪，一个是老抬杆，一个是汉阳造，一个是勃朗宁，一个是镜面大匣子，四支枪口齐刷刷对准了汪雅臣几个人。汪雅臣会心一笑，就知道是找到东双胜绺子了，他将目光锁在那个持大镜面的土匪脸上，既不慌乱，也不发话。

大镜面被汪雅臣的气派镇住了。他倒退一步，眼睛审着汪雅臣问，你是谁？汪雅臣轻松一笑，答，我是我。大镜面将手中的大镜面掂量掂量，又道，压着腕。汪雅臣将手上的长枪交给张忠喜，笑呵呵地说，闭着火。大镜面将握枪的手压在左手上，再朝左一掰，说，甩甩蔓（土匪黑话，报个姓名）。汪雅臣哈哈大笑，说，你回

去告诉保胜（东双胜又报号保胜，一般情况下，东双胜是对外称呼，保胜是对内称呼，汪雅臣这么称呼东双胜，表示自己与东双胜关系非常），就说我“双龙”（汪雅臣投军前曾当过土匪，报号双龙）来靠他了。大镜面一听来人是双龙，立马满脸堆笑，敞着两颗大黄牙，说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双龙啊，还报什么报，你们就跟我腚上山吧。说罢，他便朝山上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南腔北调地哼着：

桃花尖又尖，
柳花飞满天，
众明公莫喧且听我来言。
说的是京城外有个宋家庄，
庄里头有个员外他叫宋老三。
提起那宋老三，
两口子卖大烟，
一辈子无后嗣生了个女婵娟，
取了个名字她荷花叫大莲……

东双胜住的是一个大地窝棚。这种大窝棚又叫地窖子，其实就是一半埋在地下，一半搭在地上，依山而盖的土窝棚。窝棚里顺土墙搭两盘火炕。南炕墙上开两个小窗口，北炕的墙就是山体。汪雅臣他们进屋时，东双胜一伙正聚在南炕上赌博，炕上胡乱扔着衣服、帽子、长枪……

汪雅臣还没看清哪个是东双胜，东双胜却已看清了汪雅臣。他将手上的骨牌啪嗒一声扔在炕上，人从炕上蹭到地上，双手拉过汪